



新月经典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儿童读本】第三辑

大字 拼音 双色 配图 诵读全本



XUN

ZI

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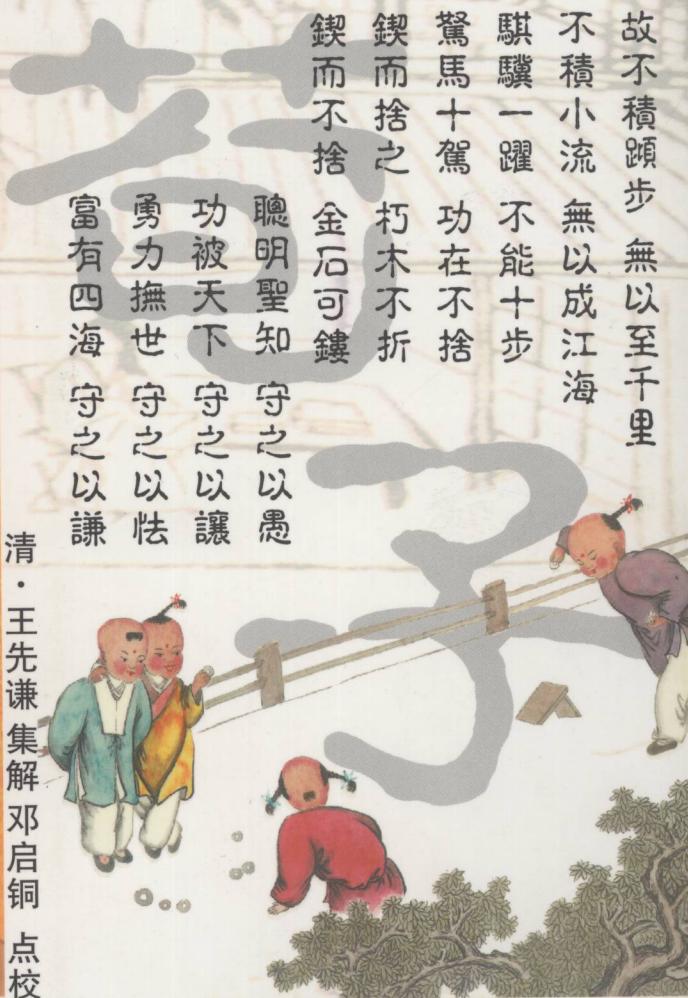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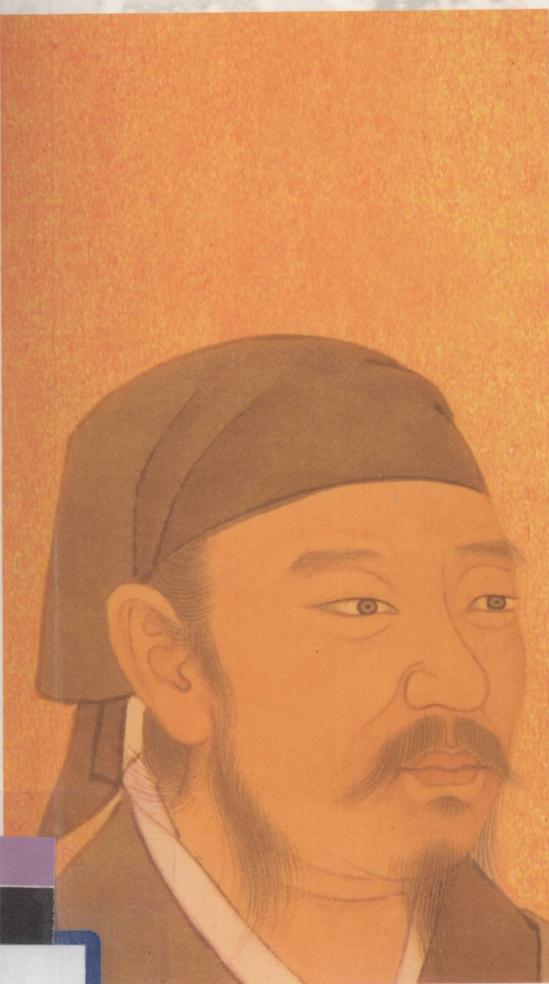
故不積跬步 無以至千里
不積小流 無以成江海

騏驥一躍 不能十步

駢馬十駕 功在不捨
鍥而不捨 金石可鏤

聰明聖知 守之以愚
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
勇力撫世 守之以怯
富有四海 守之以謙

清·王先谦集解 邓启铜点校



云南大学出版社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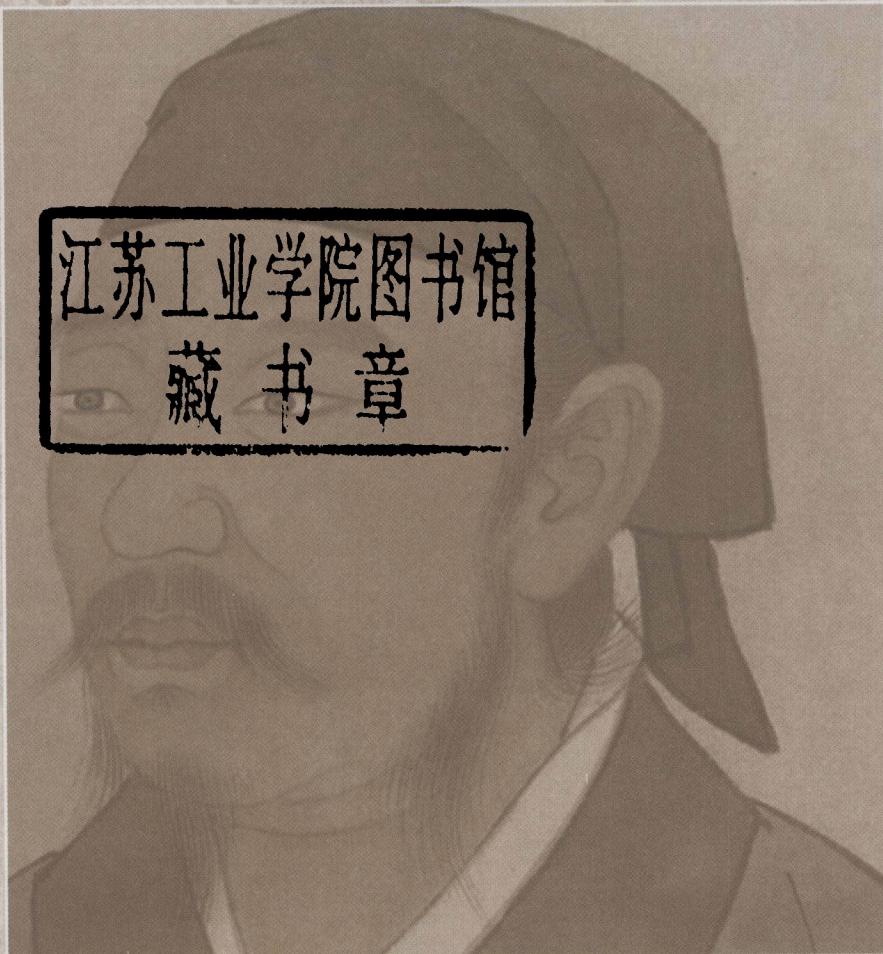
新月经典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儿童读本

荀子

清·王先谦 集解

邓启铜 点校



云南大学出版社

· 昆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荀子/邓启铜注释.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1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读本·第3辑)
ISBN 978-7- 81112-279-4

I . 荀… II . 邓… III . 荀子—儿童读物 IV . B22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027 号

荀 子

选题策划 新月经典编委会
封面设计 英子
责任编辑 胡华生 江燕 刘景毛 赵红梅
组稿编辑 赵红梅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 邮编：650091)
印 刷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 81112-279-4
定 价 30.00元



前 言

全球“儿童读经”发起人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教授认为：人的一生要学的东西非常多，简单地可分为科学知识（如数理化等）与非科学知识（如美术音乐文学），对科学知识的传授要按照科学方法来进行，即“第一步懂了才教第二步”；而非科学知识的传授则要靠“耳濡目染，逐步提升”的方法来进行。

对每个孩子的一生来说，学校的考试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教育培养他学习的兴趣以及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古话说“三岁定一生”，儿童心理学研究发现，0~13岁是他们一生中记忆力最佳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们的吸收能力像海绵一样强大。给他经典，他就会吸收于内心深处，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典之精髓就会慢慢地在他身上发酵，从此“与经典同行，与圣人为伍”将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

经典是唤醒人性的著作，可以开启人们的智慧！经典能深入到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能培养一个人优雅的性情和敦厚的性格！文言即文章的语言，是多数经典使用的语言，是经过千百年来锤炼升华而成的优美、简洁、精确的语言。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中，能够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莫过于经、史、子、集，其中蕴涵了大量的成语典故、伦理道德、人文历史、礼仪风化等中国文化。儿童在这些经典的熏陶下，就会从内到外地散发出儒雅的气息，变得知书达礼，心胸宽广，学习能力倍增！

至于教学方法，我们建议采用王财贵教授总结的教学六字真言：“小朋友，跟我念”。让儿童多读经典，多背经典。所谓“读经诵典，受益匪浅”！

胡适先生（28岁留美回国即任北京大学教授，与叶圣陶一起制定国民政府的教育改革纲领）9岁之前就已熟记《四书》《五经》等经典著作，背诵古诗过千首。在他回忆儿童时期的读经经历时，说到私塾老师介如先生和禹臣先生的讲经使他鹤立于其他私塾同

前
言



学，奠定了他一生成就的基础。因此，我们建议老师和家长在儿童需要讲解时适当参考注释，以满足儿童的求知欲。

基于上述理念，我们根据《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并参酌诸家版本，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证、诠释、注音等工作，采用既适合儿童诵读又适合成人参考的新颖而精美的版式设计：

大字	不伤眼睛	拼音	容易诵读
双色	字音醒目	注释	解惑释疑
配画	陶冶情趣	配音	寓学于听

我们建议老师和家长按照“新月经典”的顺序安排引导儿童诵读，我们将陆续推出四辑新月经典。

第一辑诵读全本，基本上在13岁前即小学毕业前完成，要求学生精读熟读，最好能背诵：

- ①《论语》②《老子·大学·中庸》③《诗经》④《孟子》
- ⑤《唐诗三百首》⑥《易经》⑦《庄子》⑧《尚书》
- ⑨《楚辞》⑩《古诗源》

第二辑幼学诵读全本，应在小学毕业之前完成，只供学生补充诵读：

- 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②《千家诗》
- ③《声律启蒙·笠翁对韵》④《孝经·弟子规·增广贤文》
- ⑤《幼学琼林》⑥《五字鉴》⑦《龙文鞭影》
- ⑧《孙子兵法·三十六计》

第三辑阅读全本，应在初中阶段完成，只要求学生阅读：

- ①《礼记》②《荀子》③《春秋左传》④《尔雅》
- ⑤《山海经》⑥《国语》⑦《武经七书》⑧《古文观止》
- ⑨《仪礼》⑩《春秋穀梁传》⑪《春秋公羊传》⑫《周礼》
- ⑬《宋词三百首》⑭《元曲三百首》

第四辑阅读全本，供学有馀力的学生选读：

- ①《三国演义》②《水浒传》③《红楼梦》④《西游记》
- ⑤《聊斋志异》⑥《史记》⑦《吕氏春秋》⑧《东周列国志》
- ⑨《文选》⑩《战国策》

让我们在每个孩子是天才的时候，给他们以天才的教育，赶快加入到读经诵典的行列中来吧！

“新月经典”编委会

序

昔唐韩愈氏以《荀子书》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众，推其由，以言“性恶”故。余谓“性恶”之说，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櫟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櫟栝、烝、矫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恶，必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後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恶，则不知木性有构直矣。然而其言如此，岂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乱，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伦类不通，不足谓善学”，又曰“一物失称，乱之端也”，探圣门一贯之精，洞古今成败之故，论议不越几席，而思虑浃于无垠；身未尝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准。而刻核之徒，诋謔横生，摈之不得与于斯道。余又以悲荀子术不用于当时，而名灭裂于後世，流俗人之口为重屈也！

国朝儒学昌明，《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恶之词，通训诂之谊，定论昭然，学者始知崇尚。顾其书仅有杨倞注，未为尽善。近世通行嘉善谢氏校本，去取亦时有疏舛。宿儒大师，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辄旁采诸家之说，为《荀子集解》一书，管窥所及，间亦附载。不敢谓于《荀书》精意有所发明，而于析杨、谢之疑辞，酌宋、元之定本，庶几不无一得。刻成，谨弁言简端，并揭荀子著书之微旨，与後來读者共证明之云。

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夏五月，长沙王先谦谨序。

荀子序

杨惊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损益夏、殷之典，制礼作乐，以仁义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诗》。至于幽、厉失道，始变风变雅作矣。平王东迁，诸侯力政，逮五霸之后，则王道不绝如线。故仲尼定《礼》、《乐》，作《春秋》，然後三代遗风弛而复张；而无时无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门人传述而已。陵夷至于战国，于是申、商苛虐，孙、吴变诈，以族论罪，杀人盈城，谈说者又以慎、墨、苏、张为宗，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有志之士所为痛心疾首也！故孟轲阐其前，荀卿振其後。观其立言指事，根极理要，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拨乱兴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又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盖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备，虽春秋之四夷交侵，战国之三纲弛绝，斯道竟不坠矣。

惊以末宦之暇，颇窥篇籍，窃感炎黄之风未洽于圣代，谓荀、孟有功于时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赵氏《章句》，汉氏（点校者按：“氏”疑当作“代”。）亦尝立博士，传习不绝，故今之君子多好其书。独《荀子》未有注解，亦复编简烂脱，传写谬误，虽好事者时亦览之，至于文义不通，屡掩卷焉。夫理晓则惬意，文舛则忤意，未知者谓异端不览，览者以脱误不终，所以荀氏之书千载而未光焉。辄用申抒鄙思，敷寻义理，其所征据则博求诸书。但以古今字殊，齐、楚言异，事资参考，不得不广；或取偏傍相近、声类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征诸方言。加以孤陋寡传，愚昧多蔽，穿凿之责于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贤之旨，适增其芜秽耳。盖以自备省览，非敢传之将来。以文字繁多，故分旧十二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卿子》，其篇第亦颇有移易，使以类相从云。时岁在戊戌，大唐睿圣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例 略

嘉善谢氏校本，首谢序，次杨序及《新目录》，次《荀子》雠校所据旧本，并参订名氏，末钱大昕跋，《校勘补遗》一卷。案此书卢、谢同校，故郝兰皋称谢，王怀祖称卢。但谢序云：“援引校雠，悉出抱经，参互考证，遂得藏事。”是此书元出于卢，参考刊行乃由谢氏，则称卢校本者为是。卢所据大字宋本，为北宋吕夏卿熙宁中所刊，然未见吕刻本，仅取朱文游所藏影钞本相校，故间有为影钞讹字所误者，《修身》、《王霸》两篇注可证也。兹刻仍以卢校为主，依谢刻于杨注外增一圆圈，全录校注，加“卢文弨曰”四字别之。其《补遗》一卷，散入注中。卢校不主一本，兹亦仿其例，择善而从。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为卢据旧本之一。其引见书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国”注文。兹覆检元书，尚有可采，为增入数条。此外正文及注岐异滋繁，当由传写致讹，或系以意删节，多与卢氏所云俗间本相合，既非所取证，不复称引。宋台州本，宋唐仲友与政刊于台州，即依吕本重刻，遵义黎庶昌莼斋于日本得影摹本，重刊为《古逸丛书》之一。首杨序及《新目录》，末刘向上言及王、吕重校銜名，熙宁元年国子监劄子官銜，淳熙八年唐序，《经籍访古志》二跋，重刊杨跋。此即《困学纪闻》所称“今监本乃唐与政台州所刊熙宁旧本，亦未为善”者也。然在今日为希见之本，兹取以相校，得若干条，列入注文。其与吕本相同，如一卷“取蓝”、“干越”之比，并不复出，以省繁文。至其显然讹误，虽与吕岐出，亦无所取。

栖霞郝氏懿行《荀子补注》上下卷，末附《与王侍郎论孙卿》、《与李比部论杨倞》二书，兹全采入注。

高邮王氏念孙《杂志》八《校荀子》八卷，系据卢本加案语，用宋钱佃江西漕司本、龚士禹《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参校。嗣得元和顾千里润莫手录吕、钱二本异同，复为《补遗》一卷，叙而行之，附《荀子》佚文及顾氏考订各条于末。其中如刘台拱端临、汪中容夫、陈奂硕甫诸家之说，搜讨綦详，而卢校、郝注之精者亦附录焉。兹取王氏各条散入注文，刘、汪、陈、顾诸说仍各冠姓氏于首。

德清俞氏樾《诸子平议》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议》四卷，全采入注。近儒之说，亦附著之。

春山读书图 明·王蒙





(目)

(录)

juàn	yī
卷一	
quàn xué piān dì yī	2
劝学篇第一	
xū shēn piān dì èr	12
修身篇第二	
juàn	èr
卷二	
bù gǒu piān dì sān	22
不苟篇第三	
róng rǔ piān dì sì	31
荣辱篇第四	
juàn	sān
卷三	
fēi xiāng piān dì wǔ	44
非相篇第五	
fēi shí èr zǐ piān dì liù	55
非十二子篇第六	
zhòng ní piān dì qī	64
仲尼篇第七	
juàn	sì
卷四	
rú xiào piān dì bā	71
儒效篇第八	
juàn	wǔ
卷五	
wáng zhì piān dì jiǔ	92
王制篇第九	
juàn	liù
卷六	
fù guó piān dì shí	110
富国篇第十	

juàn	qī
卷七	
wáng bà piān dì shí yī	128
王霸篇第十一	
juàn	bā
卷八	
jūn dǎo piān dì shí èr	148
君道篇第十二	
juàn	jū
卷九	
chén dǎo piān dì shí sān	162
臣道篇第十三	
zhì shì piān dì shí sì	169
致士篇第十四	
juàn	shí
卷十	
yì bīng piān dì shí wǔ	174
议兵篇第十五	
juàn	shí yī
卷十一	
qiáng guó piān dì shí liù	191
强国篇第十六	
tiān lùn piān dì shí qī	202
天论篇第十七	
juàn	shí èr
卷十二	
zhèng lùn piān dì shí bā	211
正论篇第十八	
juàn	shí sān
卷十三	
lǐ lùn piān dì shí jiǔ	229
礼论篇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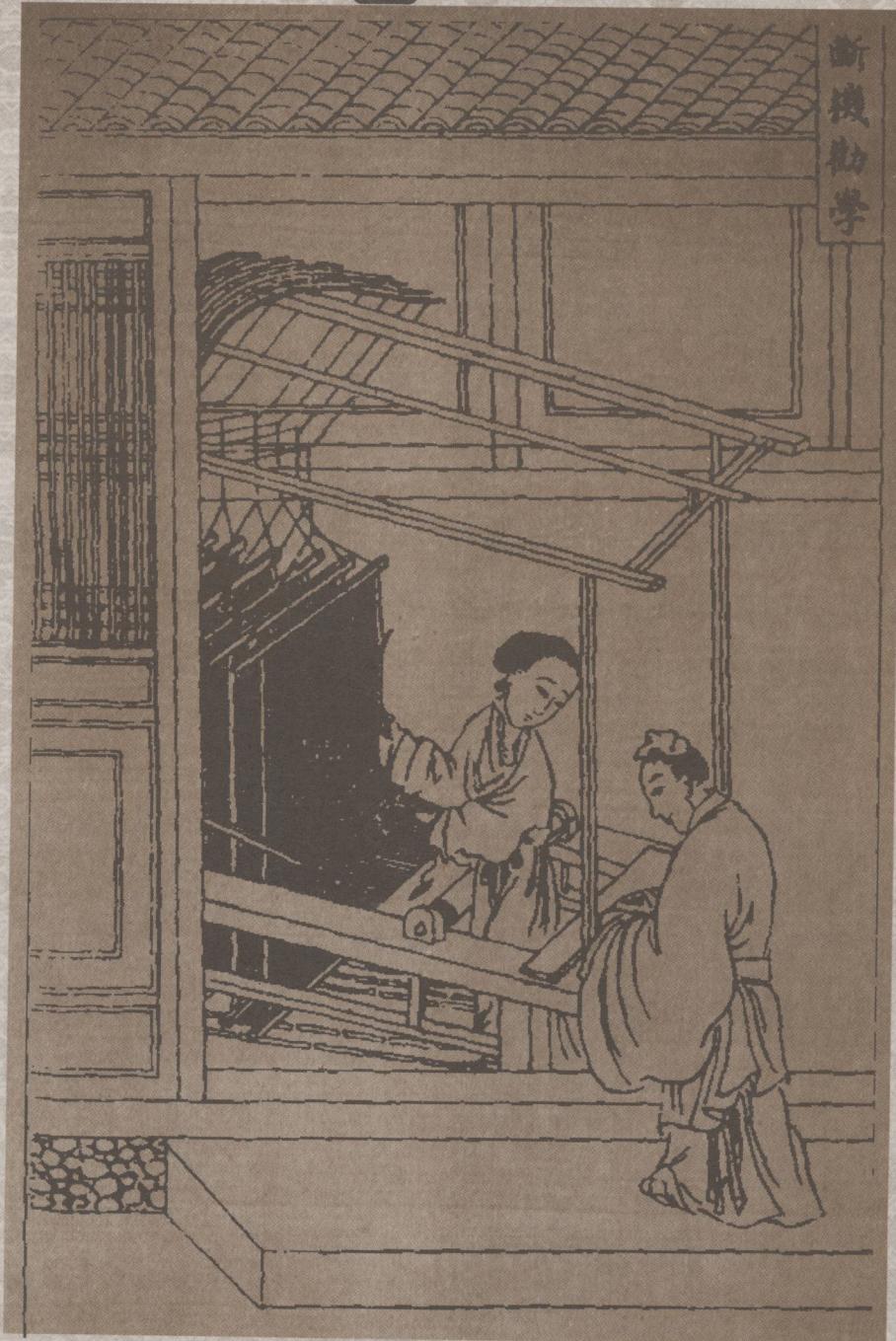
juàn shí sì	卷十四
yuè lùn piān dì èr shí	乐论篇第二十 249
juàn shí wǔ	卷十五
jié bì piān dì èr shí yī	解蔽篇第二十一 256
juàn shí liù	卷十六
zhèng míng piān dì èr shí èr	正名篇第二十二 271
juàn shí qī	卷十七
xìng è piān dì èr shí sān	性恶篇第二十三 285
juàn shí bā	卷十八
jūn zì piān dì èr shí sì	君子篇第二十四 297

chéng xiāng piān dì èr shí wǔ	成相篇第二十五 302
fù piān dì èr shí liù	赋篇第二十六 312
juàn shí jiǔ	卷十九
dà lüè piān dì èr shí qī	大略篇第二十七 320
juàn èr shí	卷二十
yòu zuò piān dì èr shí bā	宥坐篇第二十八 343
zǐ dào piān dì èr shí jiǔ	子道篇第二十九 349
fǎ xíng piān dì sān shí	法行篇第三十 353
ái gōng piān dì sān shí yī	哀公篇第三十一 356
yáo wén piān dì sān shí èr	尧问篇第三十二 362



四景山水图 宋·刘松年

卷一



乐羊子妻断机劝学图



quàn xué piān dì yī

劝学篇第一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①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又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②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智明而行无过矣。^③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④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

注释：①以喻学则才过其本性也。○卢文弨曰：“青取之于蓝”，从宋本，《困学纪闻》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蓝”，无“于”字。王念孙曰：《困学纪闻》云：“‘青出之蓝’作‘青取之于蓝’，监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自注云：“今监本乃唐与政台州所刊熙宁旧本，亦未为善。”）又云：“请占之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监本改为‘五帝’而删注文。”是王以作“出”者为是也。元刻作“出之蓝”，即本于建本，监本作“取之于蓝”者，用《大戴记》改之也。《荀子》本文自作“出于蓝”，《艺文类聚·草部》上，《太平御览·百卉部》三及《意林》、《埤雅》引此并作“出于蓝”，《新论·崇学篇》同。《史记》褚少孙续《三王世家》引传曰：“青采出于蓝，而质青于蓝”者，教使然也”，即是此篇之文，则本作“出于蓝”明矣。（宋钱佃本从监本作“取之于蓝”，而所引蜀本亦作“出于蓝”，宋龚士禹《荀子句解》同。）今从王说。先谦案：《群书治要》作“青取之蓝”，是唐人所见《荀子》本已有作“取”者。且《大戴记》即用《荀子》文，亦作“青取之于蓝”，不得谓《荀子》本作“出于蓝”，而作“取”者为非也。宋建、监本岐出，亦缘所承各异，故王氏应麟无以定之。谢本从卢校，今仍之。②轘，屈。槁，枯。暴，干。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复羸矣。”○卢文弨曰：“累”，旧本作“暴”，非。《说文》一作“累（点校者按：当作“累”），晞也”。一作“累，疾有所趣也”。《颜氏家训》分之亦极明。今此字注虽训干，然因干而暴起，则下当从“本”。案《考工记·轮人》“槁”作“蔽”，郑注云：“蔽，蔽暴，阴柔后必烧减，转革暴起。”《释文》步角反。刘步莫反，一音蒲报反。又注“羸”，旧本讹作“羸”。案：羸，缓也。今据《晏子·杂上篇》改正，亦作“羸”。③参，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读为智。行，下孟反。○俞樾曰：“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盖作“君子博学而日参己”。参者，验也。《史记·礼书》曰：“参是岂无革利兵哉？”《索隐》曰：“参者，验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参表”，尹注曰：“参表，谓立表所以参验曲直。”是“参”有参验之义。君子博学而日参验之于己，故知明而行无过也。後人不得“参”字之义，妄据《论语》“三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记·劝学篇》作“君子博学如日参己焉”，“如”、“而”古通用，无“省乎”二字，可据以订正。先谦案：《大戴记》一本作“君子博学如日参己焉”，与俞说同。孔氏广森云：“参已者，学乎两端，以己参之。”一本作“而日参省乎己焉”，与《荀子》文同。此後人用《荀子》改《大戴记》也。《荀子》自作“而日参省乎己”。“参”、“三”又同。《群书治要》作“而日三省乎己”，易“参”为“三”，是本文有“省乎”二字之明证，与杨注义合。俞说非。④大，谓有益于人。



zhǎng ér yì sù jiào shǐ zhī rán yē ①。《诗》曰：“嗟尔君子，无恒
 ān xī jīng gōng ér wèi hào shì zhèng zhí shén zhī tīng zhī jiē ér jīng
 fú shén mò dà yú huà dào fú mò cháng yú wú huò ③。
 wú cháng zhōng rì ér sī yǐ 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
 ér wàng yǐ bù rú dēng gāo zhī bó jiàn yé ⑤。登高而招，臂非加长
 yě ér jiàn zhě yuǎn shùn fēng ér hū shēng fēi jiā jí yě ér wén zhě zhāng
 jiǎ yú mǎ zhě fēi lì zú yě ér zhì qiān lǐ jiǎ zhōu jí zhě fēi néng shuǐ
 yě ér jué jiāng hé jūn zǐ xìng fēi yì yě shàn jiā yú wù yě ⑦。
 nán fāng yōu niǎo yān míng yuē móng jiū yǐ yǔ wéi cháo ér biān zhī yǐ
 fà xì zhī wéi sháo fēng zhì shǎo zhé luān pò zǐ sǐ cháo fēi bù wán yě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
 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

注释：①干、越，犹言吴、越。《吕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宝剑于干、越”，高诱曰：“吴邑也。”貉，东北夷。同声，谓嗥声同。貉，莫革反。○谢刻从卢校“干”作“于”，注文作“干越，犹言于越”。卢文弨曰：“于越”，宋本作“干越”。今从元刻，与《大戴礼》同。注：“於越”，旧作“吴、越”，讹。所引《吕氏春秋》，见《知分篇》。“次非”俗本作“佽飞”，唯宋本与《吕氏》同。《吕氏》“于越”作“干遂”，《淮南》同，注：“干音寒”。《国策》作“干隧”。然杨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为释。刘台拱曰：《淮南·原道训》“干、越生葛縕”，高注：“干，吴也。”杨氏此注以干、越为吴、越，盖用高义，观下文引《吕氏春秋》注可见，卢改非也。今《原道训》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王念孙曰：刘说是也。宋刻吕夏卿本、钱佃本并作“干、越”。干、越、夷、貉四者皆国名，不得改“干、越”为“于越”。古书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为“于越”者，皆所谓知其一说，不知又有一说者也。《大戴记》之“于越”，亦後人所改，辩见《汉书·货殖传》。《淮南》、《道藏》本及朱东光本皆作“干”，它本皆改为“于”。俞樾曰：案：卢刻诚非，而杨注原文谓“犹言吴、越”，亦恐不然。干与越并言，则干亦国名。《管子·内乐篇》“昔者吴、干战，未妣，不得入军门，国子擗其齿，遂入，为干国多”，则干与吴且为敌国，非即吴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为江边地，非是。辨见《管子》。字本作“邗”。《说文·邑部》：“邗，国也，今属临淮，从邑，干声。一曰：邗本属吴。”盖邗，古国名，後为吴邑。哀九年《左传》“吴城邗”是也。古书言干、越者，则当从国名之本训，不得因其後为吴邑而即训为吴也。先谦案：王氏《杂志》引《文选·江赋》注所引《墨子》“以利荆、楚、干、越”，《吴都赋》“包括干、越”，《庄子·刻意篇》“干、越之剑”，及《淮南·原道训》，以证《汉书·货殖传》之“于越”当为“干、越”，其义允矣。今案《盐铁论·殊路篇》“干、越之挺不厉，匹夫贱之”，亦一证也。吴、干先为敌国，後干并于吴，《管子》“吴、干战”及《左传》“吴城邗”，即其明证。干为吴灭，而吴一称干，犹郑为韩灭而韩亦称郑。（《竹书纪年》书“韩哀侯”作“郑哀侯”。）俞氏所驳，亦非也。今依刘、王说改从宋本。②《诗·小雅·小明》之篇。靖，谋。介，助。景，大也。无恒安息，戒之不使怀安也。言能谋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则神听而助之福，引此诗以喻勤学也。③为学则自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则自无祸，故福莫长焉。○俞樾曰：上引《诗》云“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即本《诗》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属下节，非是。先谦案：旧本以《荀子》它篇引《诗》为例，遂断上引《诗》为一节，以此二句提行，固属非是。但下文“物类之起”至“君子慎其所立乎”一段，言荣辱祸福之理，正与引《诗》及此二句相应，若断属上节，亦未安。各篇引《诗》亦多在篇中，不尽属一节之末，此处不当分段，今正。④○先谦案：《大戴记》“吾”上有“孔子曰”三字。⑤政，举足也。⑥能，善。绝，过。○王念孙曰：“江河”本作“江海”，“海”与“里”为韵，下文“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亦与“里”为韵，今本“海”作“河”，即失其韵矣。《文选·海赋》注引此正作“绝江海”，《大戴记·劝学篇》、《说苑·说从篇》并同。《文子·上仁篇》作“济江海”，文虽小异，作“江海”则同。俞樾曰：能，当读为耐。《汉书·食货志》“能风与旱”，《晁错传》“其性能寒”，《赵充国传》“汉马不能冬”，师古注并曰“能，读曰耐”。此文“能”字正与彼同。⑦皆以喻修身在假于学。生非异，言与众人同也。○王念孙曰：生，读为性，《大戴记》作“性”。



所系者然也^①。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②。蓬生麻中，不扶而直^③。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④。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⑤。邪秽在身，怨之所构^⑥。施薪若一，

注释：①蒙鵠，鵠鵠也。荅，莘之秀也，今巧妇鸟之巢于精密，多系于苇竹之上是也。“蒙”当为“蔑”。《方言》云：“鵠鵠，自关而西谓之莘飞，或谓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鵠，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学问，其所置身亦犹系莘之危也。《说苑》：“客谓孟尝君曰：‘鵠鵠巢于苇苕，箸之以发，可谓完坚矣，大风至则若折卵破者何也？所托者然也。’”○卢文弨曰：“蒙鵠，《大戴礼》作‘鵠鵠’，《方言》作‘蔑雀’。蠋，读如芒。”蒙“蠋”“蔑”一声之转，皆谓细也。蒙与蠋、蠉音义近。杨云“当为蔑”，似非。箸，张略切，俗间多作“著”。今从宋本，与《说文》合。又曰《说文》有“箸”无“著”，箸但训饭钗，无“形著”及“系著”义，或本有“著”字而误脱，亦未可知。然古书如《周语》“大夫士曰格位箸”，即“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之箸”，以“箸”为“著”明也。《赵策》“智伯曰‘兵箸晋阳三年矣’”，以“著”为“傅著”也。《世说新语》一书，皆以“箸”为“著”，以故《六书正讹》谓“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别作“著”，非。今校此书，凡宋本作“著”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即不改，非必古之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自择焉耳。所引《说苑》，见《善说篇》，作“著之发毛，建之女工不能为也”，末句作“其所托者使然也”，除与此同。②《本草》药名有射干，一名乌扇。陶弘景云：“花白茎长，如射人之执竿。”又引阮公诗云“射干临层城”，是生于高处也。据《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阳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详。或曰：“长四寸”即是草，云木，误也。盖生南阳，亦生西方也。射音夜。○卢文弨曰：注：“乌扇”，宋本与《本草》同，元刻作“乌翫”。《广雅》：“乌翫，射干也。”翫、翫同所夹反，是二字皆可通。③○王念孙曰：此下有“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脱之。《大戴记》亦脱此二句。今本《荀子》无此二句，疑后人依《大戴记》删之也。杨不释此二句，则所见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恶无常，唯人所习，故“白沙在涅”与“蓬生麻中”义正相反。且“黑”与“直”为韵，若无此二句，则既失其义而又失其韵矣。《洪范正义》云：“《荀卿书》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褚少孙续《三王世家》云：“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今本‘泥’下有‘中’字，涉上文而衍。)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隐》曰：“蓬生麻中”以下，并见《荀卿子》。”案：上文引传曰“青采出于蓝”云云，下文引传曰“兰根与白芷”云云，皆见《荀子》，则此所引传亦《荀子》也。然则汉、唐人所见《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大戴》无此二句而删之也。又案：《群书治要·曾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燕礼》注：“乃犹而也。”)白沙在泥，与之皆黑。”(《大戴》同)。考《荀子书》多与《曾子》同者，此四句亦本于《曾子》，断无截去二句之理。④兰槐，香草，其根是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即《离骚》所谓兰茝也。”盖苗名兰茝，根名芷也。兰槐当是兰茝别名，故云“兰槐之根是为芷”也。渐，渍也，染也。滫，溺也。言虽香草，浸渍于溺中，则可恶也。渐，子廉反。滫，思酒反。○卢文弨曰：“兰槐之根”，《大戴礼》作“兰氏之根，怀氏之苞”。《晏子》作“今夫兰本，三年而叢”，《说苑·杂言篇》同。又案：滫，久泔也。《说文》、《广韵》训皆同。又《晏子·杂上篇》作“湛之苦酒”。苦，读如“良苦”之苦，义皆相近。杨氏乃训滫为溺，未见所出。又曰：高诱注《淮南·人间训》云“滫，臭汁也”，意亦相近。郝懿行曰：《大略篇》云“兰茝槁本，渐于蜜醴，一佩易之”，与此义近。《晏子春秋·杂上篇》云：“兰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则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贾匹马矣。”“麋”，《说苑·杂言篇》作“鹿”。滫，久泔也。芷即蕙也。“茝”“芷”古字同声通用。此言香草之根为芷，渐以滫及酒皆不美，惟渐之鹿醢，乃能益其香而贾易匹马，故曰“其质非不美，所渐者肤也”。⑤凡物强则以为柱而任劳，柔则见束而约急，皆其自取也。○王引之曰：杨说强自取柱之义甚迂。“柱”与“束”相对为文，则柱非谓“屋柱”之柱也。柱，当读为祝。哀十四年《公羊传》“天祝予”，十三年《穀梁传》“祝发文身”，何、范注并曰：“祝，断也。”此言物强则自取折，所谓太刚则折也。《大戴记》作“强自取折”，是其明证矣。《南山经》“招摇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余”，“祝余”或作“柱荼”，是“祝”与“柱”通也(“祝”之通作“柱”，犹“注”之通作“祝”)。《周官·疡医》“祝药”，郑注曰：“祝，当为注，声之误也。”)。⑥构，结也。言亦所自取。



火就燥也^①；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②。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③，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蚋聚焉^④，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⑤！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⑥。故不积蹟步，无以至千里^⑦；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⑧。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⑨，功在不舍^⑩。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⑪。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⑫。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⑬。是故无冥

注释：①布薪于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②畴与俦同，类也。○刘台拱曰：“群焉”，当从《大戴礼》作“群居”。王念孙曰：“群居”与“畴生”对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误。③所谓召祸也。质，射侯。的，正鹄也。④喻有德则慕之者众。⑤祸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谓学也。○卢文弨曰：“慎其”，元刻作“其慎”。《大戴》作“慎其所立焉”。⑥神明自得，谓自通于神明。○谢本从卢校作“圣心循焉”。卢文弨曰：宋本“循”作“备”，与《大戴》同。刘台拱曰：当作“备”，古音与“德”“得”为韵。王念孙曰：吕、钱本作“备”。此言积善成德而通于神明，则圣心于是乎备也。“成德”与“圣心备”上下正相应，元刻“备”作“循”，则与上文不相应矣。《儒效篇》云：“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言“全尽”，犹此言“圣心备”也，一也。“备”字，古音鼻墨反（见吴棫《韵补》），正与“德”“得”为韵，二也。《大戴记》及《群书治要》并作“备”，《文选》谢朓《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注、《张子房诗》注引此亦作“备”，（张华《励志诗》注引作“循”，与二注不合，乃后人以误本《荀子》改之），三也。“备”字俗书作“脩”，“循”字隶书或作“脩”，二形相似而误。先谦案：孔广森《大戴记补注》以“积土成山”至末为一段，今从之。言学必积小高大，一志者成也。《荣辱篇》云“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後备者也”，与此言积善成德，圣心乃具备义合。刘、王说是，今改从宋本。⑦半步曰蹟。蹟与跬同。⑧○卢文弨曰：“江海”，宋本与《大戴》同，元刻作“江河”。先谦案：《群书治要》作“江河”。⑨言驽马十度引车，则亦及骐骥之一跃。据下云“驽马十驾，则亦及之”，此亦当同，疑脱一句。○卢文弨曰：“不能十步”，“十”当作“千”。《玉篇》引《大戴礼》“骐骥一跃，不能千里”，今《大戴礼》“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讹字。“里”“海”为韵，“步”“舍”为韵，古音如是。《晋书·虞溥传》云“锲而舍之，朽木不知；锲而不舍，金石可亏”，亦是韵语。刘台拱曰：案“不能十步”义最长，《大戴礼》作“千里”，于义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讹字，卢反引以为据，非也。十驾，十日之程也。且而受驾，至暮脱之，故以一日所行为一驾，若干度引车，则非驾驭也。王念孙曰：《吕氏春秋·贵卒篇》曰：“所为贵驥者，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则与駒始同。”《淮南·齐俗篇》曰：“夫骐骥千里，一日而通；駒十舍，旬亦至之。”此皆駒十日行千里之证。《大戴记》“骐骥一跃，不能千里”，“里”与“舍”不合韵，乃涉上文“无以致千里”而误（《玉篇》引作“千步”，“千”字虽讹，而“步”字不讹），辩见《大戴记述闻》。⑩○卢文弨曰：此句当连上文。⑪言立功在于不舍。舍与捨同。锲，刻也，苦结反。《春秋传》曰“阳虎借邑人之车，锲其轴也”。⑫蜩与蝉同，蚯蚓也。○卢文弨曰：正文“蜩”字上，宋本有“蚯”字，尤注末“蚯蚓也”三字。今从元刻。⑬跪，足也。《韩子》以刖足为别跪。螯，蟹首上如鍼者。许叔重《说文》云“蟹六足二螯”也。○卢文弨曰：案《说文》：“蟹有二敖八足。”《大戴礼》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讹。先谦案：蟄同蟻。



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①
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②目不能两视而明，
耳不能两听而聪。^③螣蛇无足而飞^④，梧鼠五技而穷。^⑤
《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
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⑥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⑦，伯牙鼓琴而六马
仰秣。^⑧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⑨；玉在山而
草木润^⑩，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
者乎？^⑪

注释：①冥冥、惛惛，皆专默精诚之谓也。○先谦案：《大戴记》“冥冥”作“愤愤”，“惛惛”作“绵绵”。②《尔雅》云：“四达谓之衢。”孙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两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杨朱哭衢涂’。今秦俗犹以两为衢，古之遗言欤？”○郝懿行曰：案“杨朱哭衢涂”，见《王霸篇》，注云：“衢涂，歧路也。秦俗以两为衢。或曰：四达谓之衢。”大意与此注同，俱兼二义训释。实则杨朱见歧路而悲，即《庄子》云“大道以多歧亡羊”之意，不必泥《尔雅》“四达谓之衢”也。王念孙曰：“《尔雅》：‘四达谓之衢。’又云：‘二达谓之歧旁。’‘歧’‘衢’一声之转，则二达亦可谓之衢。故《大戴记》作‘行歧涂者不至’。《劝学篇》下文言‘两君’‘两视’‘两听’，《王霸篇》下文言‘荣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谓两为衢也。《大略篇》又云‘二者治乱之衢也’。今本脱‘治’字，辩见《大略》，则《荀子》书皆谓两为衢。先谦案：王说是。③○卢文弨曰：两“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与《大戴》同，元刻无。王念孙曰：吕、钱本俱有“能”字，元刻无两“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故删两“能”字，以归画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无两“能”字，则文不足意矣。先谦案：谢本从卢校无两“能”字。今依王说，改从宋本。④《尔雅》云：“螣，螣蛇。”郭璞云：“龙类，能兴云雾而游其中也。”⑤“鼯鼠”当为“鼫鼠”，盖本误为“鼫”字，传写又误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虽多而不能如螣蛇专一，故穷。五技，谓能飞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卢文弨曰：《本草》云：“蝼蛄一名鼫鼠。”《易释文》及《正义》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蛄与梧音近，杨说似未参此。王念孙曰：《本草》言“蝼蛄一名鼫鼠”，不言“一名鼫鼠”也。今以蝼蛄之蛄、鼫鼠之鼠合为一名而谓之蛄鼠，又以蛄、梧音相近而谓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记》正作“鼫鼠五技而穷”，鼫与梧音不相近，则“梧”为误字明矣。当以杨说为是。⑥《诗·曹风·尸鸠》之篇。毛云：“尸鸠，鵲属也。尸鸠之养七子，且从上而下，暮从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执义亦当如尸鸠之一。执义一则用心坚固。”故曰“心如结”也。○卢文弨曰：注，“鵲属”，元刻作“桔鞠”，毛传作“桔鞠”。⑦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鱼，中流之鱼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鸟舞鱼跃。”○卢文弨曰：“流鱼”，《大戴礼》作“沉鱼”，《论衡》作“鱣鱼”，亦与“沉鱼”音近，恐“流”字误。《韩诗外传》作“潜鱼”。或说流鱼即游鱼，古“流”“游”通用。先谦案：“流鱼”，《大戴礼》作“沉鱼”，是也。鱼沉伏，因鼓瑟而出，故云“沉鱼出听”。《外传》作“潜鱼”，潜亦沉也，作“流”者借字耳。《书》“沈湎”，《非十二子》、《大略篇》作“流湎”，《君子篇》“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群书治要》引作“沉淫”，此“沉”“流”通假之证。《淮南子·说山训》作“淫鱼”，高注以为长头、口在颌下之鱼，与《后汉·马融传》注“鱣鱼，口在颌下”合，故《论衡》作“鱣鱼”。此二书别为一义。卢或说“流鱼即游鱼”，即是游鱼，何云“出听”？望文生义，斯为谬矣。⑧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马，天子路车之马也。《汉书》曰：“《乾》六车，《坤》六马。”《白虎通》曰：“天子之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张衡《西京赋》曰：“天子驾雕轸，六骏驳。”又曰：“六玄虬之奕奕，齐腾骧而沛艾。”仰首而秣，听其声也。○卢文弨曰：“駕雕轸”，元刻与今《文选》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东京赋》。⑨形：谓有形可见。⑩王念孙曰：“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元刻无“草”字。案：元刻是也。“木”与“崖”对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有“草”字者，依《淮南·说山篇》加之也。《文选·吴都赋》“林木为之润繁”，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润”（《困学纪闻》十引建本《荀子》同），《江赋》、《文赋》注并同。《艺文类聚·木部》、《太平御览·木部》一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则本无“草”字明矣。《大戴记》作“玉居山而木润”，《续史记·龟策传》作“玉处乎山而木润”，文虽小异，而亦无“草”字。⑪崖，岸。枯，燥。○王念孙曰：“不积”之“不”，涉上下文而衍，当依《群书治要》所删，说见《大戴记述闻·劝学篇》。先谦案：《大戴记》作“为善而不积乎，岂有不至哉”，卢辨注：“至，一作闻。”孔广森注云：“言为善或不积耳，积则未有不至者成。”此文亦言为善或不积邪？积则安有不闻者乎？语意曲而有味。《治要》作“为善积也”，径删“不”字，意味索然。王氏反从之，欲并删《大戴记》，何也？